

王
第
青
著

國
語
發
音
與
演
說

中國語文月刊社印行

王第青著

國語發音與演說

中國語文月刊社印行

中國語文教學研究叢書

第一輯・版權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四月三版

國語發音與演說

定價：新台幣柒拾元

著者：王 荊 青

主編者：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印行者：中國語文月刊社

地址：台北市10614泰順街26巷10號

電話：三五一四一九五

郵政帳戶：0003615-1號中國語文月刊社

國語發音與演說

目次

原載於中國語文的卷期，加括號列在題名之下。

爲什麼要推行注音符號（四卷一期至四期）

規定北平話爲國語的理由

統一國語的必要

怎樣統一國語

國語好比通行全國的鈔票

不可忽視廣播和電影

社教工作負有重大的使命

認真訓練國語幹部

統一國語的阻力

文言是歷史遺留的產物

爲什麼要掃除文言

怎樣掃除文言

一〇四

四一八

八一八

一〇一

一一二

一三一

一四一

一五一

一六一

一九二

二六三

談談言文一致的問題·····	三四—四〇
關於朗讀（創刊號）·····	四一—四六
師範教育與國語（五卷四期）·····	四七—五〇
演說十講（一至五講）（一卷二期至六期）·····	五一—五九
認清演說的眞價值·····	六〇—六九
演說的類別·····	七〇—七九
選題和取材·····	八〇—九一
大綱和講稿·····	九二—一〇三
發音練習·····	一〇四—一〇五
入聲（十八卷一期）·····	一〇六—一〇六
國語發音圖說（三卷三期至六期）·····	一〇七—一四九
國語發音器官總圖·····	一五〇—一七四
聲符發音的方法（練習一至二十一）·····	一七五—一八三
韻符有關的各項（練習二十二至三十七）·····	一八四—一八七
一位語文學者的慶祝會（四卷五期）·····	
王弗青教授與國語發音圖說（二十七卷六期）·····	
張孝裕	

為什麼要推行注音符號

規定北平話爲國語的理由

有人說：「目下是反共抗俄的大時代，我們需要的是最新式的武器，最進步的戰略戰術。注音符號總數不過三十七個，值得這樣大吹大擂的來推行嗎？」我們的答案是：各部門的勞動，是吃飽飯以後的事情；各種精神活動的成就，是受過教育以後的結果。而注音符號是發展教育的利器。如果認爲我們的識字教育，有急待發展的必要，那末，推行注音符號也就是發展教育，（特別是成人教育）的先決問題。

有人問：「推行注音符號，在教育上有什麼效果呢？」我們的答案是：至少有下列兩種效果：（一）統一國語，（二）掃除文盲。我們先談統一國語。在未談統一國語以前，我們要說一說什麼是國語？按理說通行一國的語言，就是國語。不過我們中國的歷史是悠久的，上古通行的語言，到了中古有所變動，中古通行的語言，到了近古又有所變動。換句話說，語言本身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因此歷代文獻用文字記載的種種，雖然有許多地方一般人都看不

懂了，然而都是記載的當時的話語言，現在看起來已經不是國語了，我們確信他曾經當過國語。這同一個老年人，也曾經年輕過是一個道理。其次，中國的幅員是廣大的，交通是阻隔的。因此，同是黃炎子孫，甲省的語言，不能通行於乙省，乙省的語言又不能通行於丙省。甚至於一省之內南部與北部的語言不能互通，東部與西部語言也相差很遠。可是就文法方面看，就語彙方面看，又是大致一樣。所以我們的國語就廣義方面說，包括着：「歷代文獻」、「各地方言」。至於狹義方面呢，指的是北平話。一提到北平話，若干年來有不少的人士表示異議。特別是當年的共產匪徒，他們時常說：「北平話有什麼資格做國語呢？北平也不過是一個地方，北平話僅僅是中國的一種方言。」這種自欺欺人的謬論，也曾經蒙蔽了不少的青年。但是他們忽略了北平是中國近代建都最久的一個都市。自從遼、金、元、明、清、直到中華民國，先後做首都的期間共有九百五十七年。大家都知道一個首都所在地，他很自然的就變成了政治的中心，同時又是文化的中心。在閉關自守的時代，一個農業社會的國家，首都所在地又不知不覺的變成了商業中心。試想：一個政治、文化、商業中心地區，他對全國各省各縣的人士，是不是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呢？事實告訴我們，一個首都在全國就好

像一塊大的吸鐵石，而全國的人士就好像鐵屑一樣。九百多年的時間，全國各地的人士，每天都有來往。凡是到了首都的，每個人都帶來一份揮不下的禮物，那就是方言。我們再進一步研究，方言遇方言，呈什麼現象呢？第一步，在每一個人的心裏發生一種抗拒作用。換句話說，就是有的方言被人喜歡，有的方言不被人喜歡。在這種情形之下，各地方言無形中起了競爭。競爭的結果呢？當然是優勝劣敗。講到這裏，很自然的就聯想到一個問題：在語言方面優劣的標準是什麼？簡單的說，容易發的聲和韻是優，相反的是劣；容易分辨的聲調是優，相反的是劣。例如甘肅方言「窗」字讀 Piang，而國語則讀 Chuang，廣東方言「心」字讀「Sim」而國語則讀「Shin」。Pi 聲符不如 Chi 聲介合符易讀，「in」的結合韻不如「i」的結合韻易讀，所以國語裏面就淘汰了難讀的聲和韻。至於聲調呢，標準國語裏面沒有入聲字。這不是任何人的主張，而是近九百年來語言競爭，自然演變的結果。至於為什麼入聲被淘汰呢？那只有拿入聲自身的條件來說明了。按入聲的調子是「短促急收藏」。所謂「短促急收藏」五個字的意義依然是不易明瞭。拿近代語音學的解釋就是韻母後面帶了一個塞聲。例如：一、十、百、六、四個字都是入聲字，按上海方言的讀法是每一個字的後面都帶

着「一個聲門塞」？」。如果照廣東方言去讀呢，「一」字後面附的舌尖聲「t」，「十」字後面附的雙唇聲「p」，「百」字後面所附的是舌根聲「g」，「六」字後面所附的是舌根聲「g」。不管所附是聲門塞「？」也好，雙唇聲「p」也好，舌尖聲「t」，舌根聲「g」，什麼都好。一律都是塞而不爆。照這樣的讀法，說的人固然吃力，聽的人也很費勁。語言的使用，爲的是交換意見，少生誤會，因此，一切不容易分析的聲調，在使用的過程中，很自然的就被淘汰了。九百年來淘汰的結果，全部標準國語以聲符而論，僅剩二十一個，以韻行而論，僅保留着十六個。以調值來說，淘汰了入聲之後，還有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四種調子。再研究一下韻符，十六個之中只有一、x、i、y、ü、ü、古、廿七個是單韻，其餘的有四個複韻，一、e、a、又，四個附聲韻，i、i、u、u、ü、ü，一個捲舌韻，而七個單韻在口腔內距離相當遠，所以標準國語在使用上永遠沒有音近易混的毛病。根據上面所說，我們知道國語有廣狹二義。廣義的國語包涵了歷代文獻及各地方言。狹義的國語就是標準國語，也就是九百多年來洗煉成功的平話。

統一國語的必要

我們的標準國語算是根據實際情形規定好了。但是一直到今天統一了沒有呢？我們可以

肯定的說：「沒有，絕對沒有。」凡是走過幾個省份的朋友們，都嘗過方言複雜交換意見的困難。記得臺灣剛一光復的時候，全省各國民學校裏曾經熱烈的學習過國語。有一天，一個小學生成失望的說：「學習國語真不容易，光是我們學校裏就有六種國語。」這位小朋友見聞還不算廣，其實我們說的不正確的國語何只六種呢？六十種也不止。以福建一省而論，大體說來分四大系，嚴格一分析，方言有八十一種。記得我們的前任外交部長葉公超先生說過：全世界的語言共有兩千七百餘種，單我們中國，就有七百餘種。我們的國語尚未統一是一千真萬確的事實。試問我們國語需要不需要統一呢？簡單的說：「需要！絕對的需要。」

我們進一步問：為什麼要統一國語呢？這問題的解答就是國家民族是不是需要精誠團結的問題。從國父所講民族主義裏面，可以知道我們中華民族就相當於中華國族。而民族構成的主要因素，語言又是其中之一。友邦人士譏笑我們整個國家有如一片散沙，其中原因雖多，而方言紛歧，影響到團結，是無法否認的。我們再從多方面的事實分析一下，也許格外能夠令人猛省。記得十五年北伐時期，革命軍克服了南昌以後，有些直、魯、豫的老鄉，先後被當地民衆檢舉，說他們當年是軍閥的小嘍囉，曾經欺壓過老百姓，也曾經搶奪過民間的

財物。於是操直、魯、豫鄉音的朋友們，一句話也不敢說，只好甘受法律的制裁。那時候，南昌流行的兩句歌謠是：「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我們就這件事略加思索，立刻想到中國人一向南北有歧見，南方朋友對北方人稱作「嗑子」，北方朋友稱南方人叫「蠻子」。嗑與蠻都是不敬的稱謂。南方北方都是中國的領土，南人北人都是黃帝子孫。他們在外貌上沒有什麼特徵，只是一開口講話，便有南北之分。如果大家共同使用着統一的語言，這些不合理的歧見不就消除了嗎？回想民十五以前國內軍閥的混戰，他們彼此有什麼世仇呢？還不是各自養着一批無聊的政客，組成了什麼什麼系。於是乎興風作浪製造內戰。他們的結合只是一個方言集團，只要口音大體一致，就可以拉攏勾結，為非作歹，損害國民。在這種狀況之下，我們同胞的生命，在戰火中斷送了；財產呢，一批一批的送給軍閥們買了外國造的槍砲子彈。這種內戰的起因固多，而方言作祟萬萬不容忽視。還記得三十四年全國青年踴躍從軍的時期，我被派為第三戰區青年集訓總隊政訓主任。那時從軍的青年學生們有的來自福建，有的來自浙江，有的來自江西，有的來自蘇南或皖南。他們雖然來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都抱定了抗敵救國的決心。在剛一開始編隊的時候，我有計劃的把他們混合着編組。青年們在初期都

感到方言紛歧諸多不便，紛紛請求按方言分隊。爲了貫徹合理的主張，當時我答復他們說：

「大家都是優秀的知識青年，都是爲了抗戰建國才自動的來從軍。國家是大家的，救國是大家的責任。我們的朋友沒有省籍的界限。認識的朋友越多，交換識知的機會也就越多。大家努力說國語，不久的將來，彼此就成了好朋友了。」中間雖然經過了「語言不通發生誤會」

的小小波折，到結訓的時候，普通國語不僅可以聽，並且也可以說了。這件事充分證明了統一國語不僅是必要，而且並不難。此外我們還時常遇到這類的事：一個機關首長易人，下面的重要幹部幾乎全部變動。這新來的幹部呢，又往往與首長操同一的方言。這在表面上看，

似乎已成過去，實際上呢，還沒有那麼理想。別的機關姑且不論，學校總算最進步的了。可是校長如果是湖南人，學生們的國語不知不覺的就會夾雜着湘音，把「防空洞」說成「厂尤万乙分」。

校長如果是福建人，學生們的國語無形中就會夾雜着閩味，把「幫幫忙」說成「与马与马口」。

這並不是說校長故意教學生們說方言，而是說校長先生們請主任請老師第一選擇的對象是同鄉多了，語言的使用，很自然的就形成了某一地區的方言勢力。學生們積漸成習，能不受影響嗎？學校尙且如此，其他機關就不必作過奢的要求了。當年有

兩個留學生一個是山東人，一個是廣東人，他們同在美國讀書，相見之下，異常興奮。但是用祖國語言交談，彼此無法理解。不得已，用英語交談起來。這應該列入國恥史內。二十年前共產匪徒在大陸上竭力反對統一國語。那不是他們的主張，而是他們的陰謀。他們十分知道國語真的統一了，民族精神自然會提高，民族團結自然會加強。這兩項對於共產匪黨不利。我們痛定思痛，只有下最大決心，加緊完成「統一國語」的工作。

怎樣統一國語

怎樣統一國語呢？這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完的。這一方面需要一套方法，一方面還需要相當時間。在滿清末年古文老將吳汝綸先生去日本考查教育。當時日本的伊澤修二對吳先生說：「吳先生回國後可以發起統一國語運動。」吳先生一時不知從何處做起，順便向伊澤修二請教。伊澤說：「三十年前我同阿多（日本的薩摩人）對面不能通姓名，猶如貴國福建、廣東人看見北平人一樣。然而現在我與阿多君說話已經沒有半點差異。這不過是在薩摩地方設立師範學校，教師範生學習國語（東京話），歸而傳授。所以才有今日的效果。」吳氏當時深受感動，回國後提倡統一國語，熱烈贊成王小航先生的官話合聲字母。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他上書督學大臣張百熙說：「……此音書是京城口語，尤可使天下語言一律。」

「一個古文老將提倡統一國語，其遠見值得佩服。這是五十七年前的往事，到了今天，我們做了多少呢？實在說：做得太少！在大陸時全國師範學校，沒有國語課程。教育部也會通令各省師範學校一律添授注音符號。但是各校長對於這道命令既不理解，又不重視，同時又請不到會教注音符號的教員，於是一拖再拖，就繳個白卷完事。臺灣光復以後，非常需要國語，特別是訓練師資的師範學校。現在各師範學校裏算是都有了國語課程，可是在課程標準裏還找不到根據，這只好算是「走私」。不管他怎樣，今天臺灣的小學生總算都會說國語了。農復會主任蔣夢麟先生說：「將來全國能說標準國語的有兩個地方：一個是北平，一個是臺灣。」前內政部長黃季陸先生曾在報紙上發表過一段談話：「我到臺中去觀察，遇到一個小學生，我問他，你會不會講國語？他當場笑我，並且說：『你的國語不標準！』」。根據上述兩件事實，證明了六十多年來的統一國語運動，臺灣的成績算是最高紀錄。這項成績不能不歸功於全省三萬多國語教師，更不得不歸功於各師範學校教國語的老師們。他們用什麼教國語呢？實在說主要的靠那三十七個注音符號。因此我們得一結論，「統一國語，注音符號是唯一的好工具。」有人問：「學會了注音符號是不是就學會了標準國語了呢？」不是的，會了注音符號只是有了學習國語的工具，詞彙、句法等還要慢慢的學習。這同學習英文剛學會二十六個字母的拼法一樣，是入門的工夫。

國語好比通行全國的鈔票

我在本刊上期所說的，僅限於國民學校方面的成績，如果教育普及，十年後，國語的勢力會深入全國每一個角落。事實上我們全國同胞沒進過學校的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因此，專靠學校來統一國語，收效太少，同時也太慢。那末，還有甚麼方法呢？我認為應該從交通、文化、社會……多方面入手，收效自宏。大家都知道：一種方言的形成是有他的歷史的，雖然他可以慢慢的跟着時代改變，但是却富有相當強烈的保守性。沒有外力的刺激或誘導，他是不肯稍有改變的。用甚麼刺激呢？外來語言；用甚麼誘導呢？標準國語。交通便利了以後，各省人士來往的機會自然就增加。事實告訴我們：愈是交通便利的地方，語言愈普通；相反的，每一個窮鄉僻壤的所在，都保持着特殊的鄉音。八年抗戰，全國同胞互相遷移，經濟上損失奇重，語言的統一上有了意外的收穫。我常想：語言好像鈔票。鈔票有兩種，一種是地方通用的，一種是全國通行的。方言好像某一地方通用的鈔票，一離開本地，就要

折扣，離家越遠折扣率越大，太遠了就喪失了使用價值。通行全國的鈔票呢，就好像統一的標準國語，到處通行，不折不扣。統一的鈔票盛行全國以後，地方的土票子，自然就被淘汰了。所以便利交通，是推行國語的重要方法之一。

不可忽視廣播和電影

其次要說到文化事業了。文化事業包括的東西很多。就現況而論，經常活動的有廣播、話劇、電影、說本、相聲等。一般人對於上列的各項活動，不大十分重視，總以為是些娛樂性質的東西。實際上呢，那些活動在社會生活中却佔了極重要的地位。記得二十七年八月間正是抗戰週年的時候，皖南休寧屯溪一帶，有五個話劇團展開了抗戰的宣傳工作。大家都知道，休寧屯溪一帶的語言是屬於特殊方言的。例如：「我不曉得。」他們說成「丫 丫 丫 么 么 么。」讀音近乎法國人讀「a. b. c. d.」「大英香煙一毛三。」他們會說成「么 丫 丫 丫 丁 一 九 一 丫 一 丫 么 丫 丫。」「休寧」兩個字，會說成「丁 一 又 么 丫 丫。」

最初我很擔心用標準國語演出的話劇，有誰聽得懂呢？這不是浪費嗎？事實證明了五個話劇團在分區公演期間，每場都有人滿之患。三個月以後，當地民衆真的動員起來了，他們不

但對抗戰有了基本的認識，並且能聽說普通國語了。站在抗戰宣傳的觀點上，推行國語的成就，當然只算一種副收穫。可是這一種副收穫的價值，在團結民族精神的角度的上，是崇高的，不朽的。廣播和電影在統一國語的工作中，其價值應該超過話劇若干倍。可惜抗戰過程中我們的器材缺乏，不能大量的使用。目前廣播的設備進步了。電影事業也發達了。照理說在統一國語方面增加了許多助力。可是許多電臺爲了迎合聽衆的慣性，每天又添了許多方言節目。我想：這等於在提倡民族團結的政策下，暗中又默許開甚麼各地同鄉會一樣。又好像數年前某一個影片諷刺希特勒訓練納粹軍隊，總是向前走三步，又向後退兩步。這不是理智的有計劃的活動，所以就沒法子講道理。其次再談一談電影對於統一國語的幫助。在目前下，實在是太少了。歷年來全省電影界營業的統計，美國片子佔第一位，日本片子佔第二位，國產片子佔了末位。不用說，美國片子用英語作對話，日本片子用日語作對話，國產片子呢？一部份使用國語，另一部份還是使用特殊方言——閩南話。照這樣發展下去，電影對於統一國語的幫助實在是少的可憐。至於說書與相聲，他們倒是始終使用着標準國語。不過這一部份事業，規模不大，人數也少。如果不同電化教育配合起來，效果實在有限。